

闵行人读《申江记》，老扎劲额！

作为“老闵行人”，是很值得自豪的。

□ 撰稿 | 金 姬

给闵行区政协委员、文史学者吴玉林的最新力作《申江记》写书评，是需要莫大勇气的。一方面，吴老师著作等身、交友广泛，大半个上海的文史学家都在为他这本书叫好；另一方面，对于一个80后闵行人而言，自己对于黄浦江和上海历史的了解实在太少太肤浅，捧起这本20万字的书，大多时候与其说是在阅读，不如说是在学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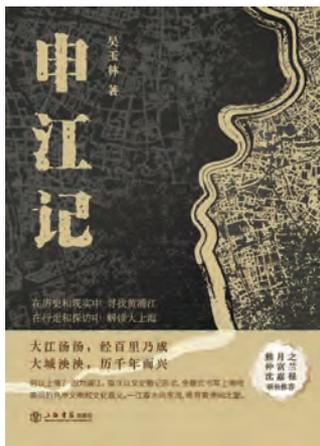
在诚惶诚恐之间，笔者利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，一口气读完了《申江记》，竟然一下子就打开了儿时的记忆闸门，第一次感到原来自己的成长史和黄浦江有着如此多的渊源，而这又在冥冥之中和上海的发展同频共振起来。

如果单从松江石湖荡东夏村黄浦江零公里处算起，到吴淞口，黄浦江干流段长89.91公里，流经了松江、奉贤、闵行、徐汇、黄浦、虹口、杨浦、宝山和浦东新区等地。而其中地域横跨黄浦江的闵行，则坐拥着两岸39公里的绵长岸线。这是闵行人的骄傲。

笔者出生在老闵行（闵行区江川路街道），4岁以前就住在黄浦江边的闵行老街。听长辈说，涨潮时分，从窗口把拖把伸到窗外再收回来就可以拖地了。

别说外地人，就连很多上海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：闵行便是闵行，为什么还有一个“老闵行”呢？这是因为1992年9月，上海县和原闵行区“撤二建一”，建立新的闵行区，本地人为了以示区别，把江川路街道这块原闵行区所属区域，称为“老闵行”。

作为“老闵行人”，是很值得自豪的。《申江记》里写道：因为历史上的“老闵行”地区，古有秦皇驰道为水路要津，因地域之便，长期以来商贸发达，街市繁华、人文荟萃、群贤毕



《申江记》

吴玉林著

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年8月

至，一度在江南地区城镇中颇有影响力。从清乾隆中期开始，便被誉为上海县首镇。而此时这个上海县的概念包括了如今的上海市区。随着1958年1月，国务院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县、嘉定县和宝山县划归上海市管辖，闵行镇一夜之间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。

事实上，在通大桥之前，老闵行和黄浦江对岸的奉贤发展差距不小。《申江记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虽是一江之隔，但闵行和奉贤是“两个世界”，一个天，一个地，一个繁华闹猛一个是贫穷落乡。摆渡到闵行就不一样了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闵行老街还没拆掉前，大街小巷人流熙熙攘攘，农贸市场上的菜也是新鲜价廉……

如今，笔者住在老闵行和吴泾镇的交界处，附近的浦江第一湾在《申江记》的笔下，就是黄浦江四大历史时间节点（另三个为1843年上海开埠、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）的第一个——明永乐年间，“江浦合流”的治水措施，在如今闵行区吴泾镇这里形成著名的“浦江第一湾”，迫使江水北折而去，黄浦江从而成为上海泄泻入海主流，从根本上颠覆了前人狭隘保守的水利思想，也为上海数百年后成为“东方大港”奠定了基础。而600年前“江浦河流”的方案，则由松江府上海县鲁家汇叶家行（今闵行区浦江镇）的一位书生叶宗行提出。

除了浦江第一湾，紫竹高新区、上海交大闵行校区、华东师大闵行校区、兰香湖等在书中多有细述，既描绘了这片土地的自然生态景观，又记录了其生态、人文、科创的蝶变历程。

读完《申江记》，笔者不禁发出如此感叹：何以上海，因为浦江。何以浦江，因为闵行！

书讯

《陌生的阿富汗》

一个双肩包、一台胶片相机、一份世界地图、一颗充满好奇与善意的心，这就是班卓的全部行囊。从喀布尔到巴米扬，再到坎大哈，她独自漫游战后阿富汗，直面风俗差异、性别冒犯、信仰摩擦，在陌生的土地上寻获善意与希望。

作者班卓以女性特有的视角与经验，将真诚和信任投向他者，记录普通阿富汗人的喜怒哀乐：开书店的乌尔都语诗人、喀布尔旅馆经理、曾是空手道冠军的现役警察、为巴米扬绘图日本青年、坎大哈的八口之家……虽然灾难仍未过去，人们依然渴望生活、热爱生活。